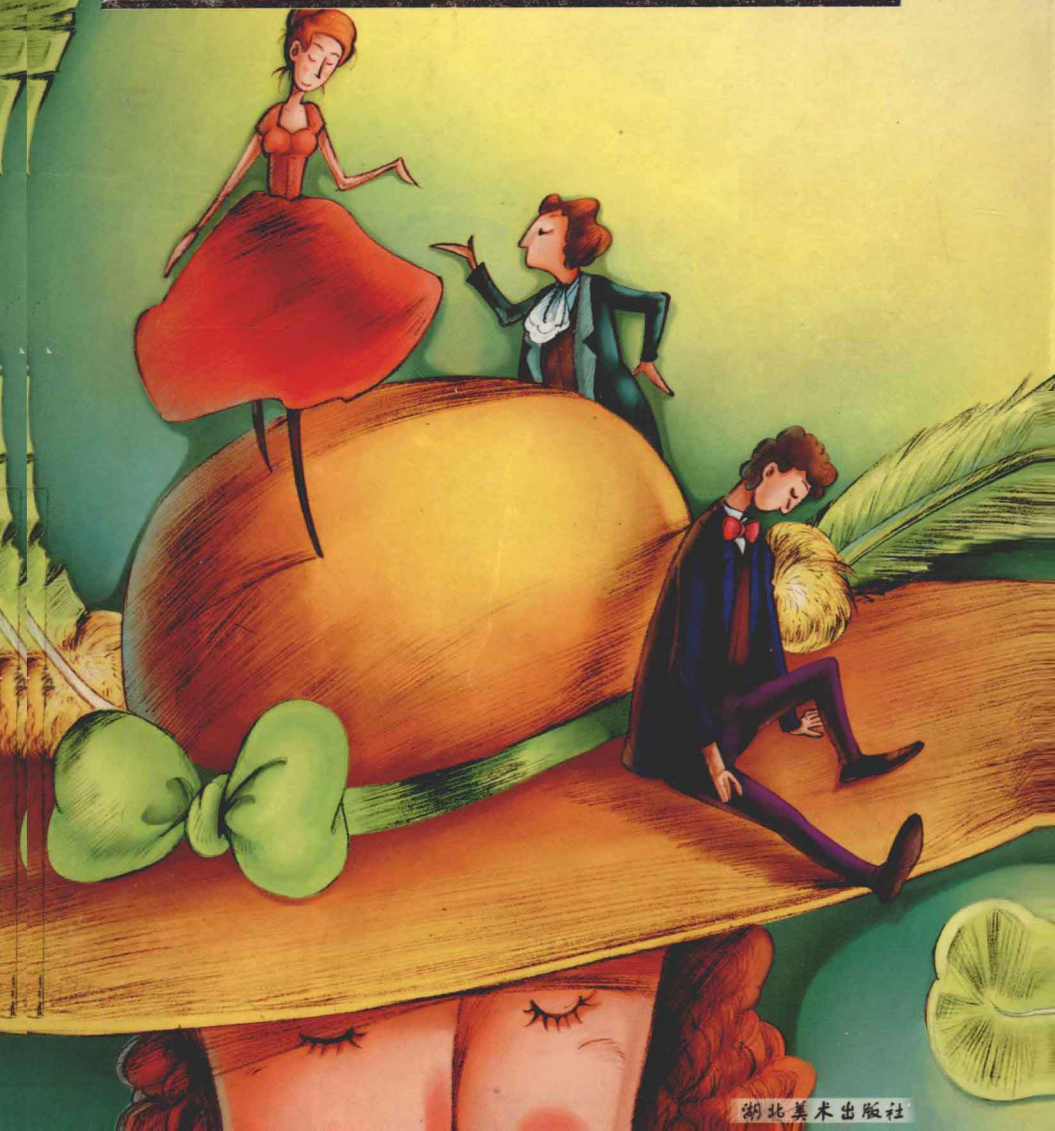


世界经典文学名著丛书—E卷

包法利夫人

lao fa li fu ren

青少版·插图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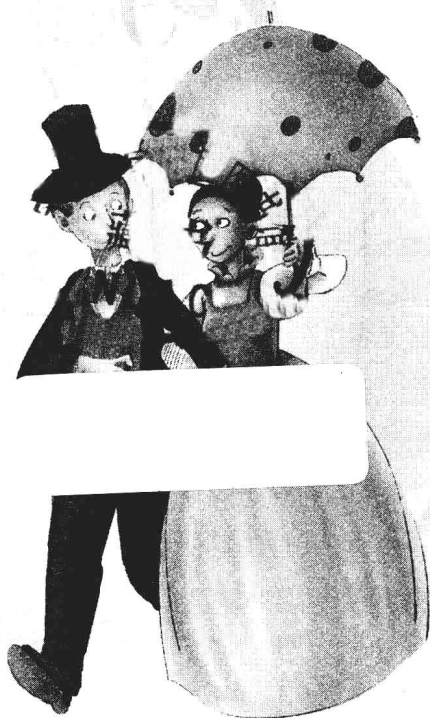
湖北美术出版社

世界经典文学名著丛书——E 卷

包法利夫人

原著：(法)福楼拜

改编：董林涛



湖北美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包法利夫人 / 雪梅工作室改编. — 武汉: 湖北美术出版社,
2006.2

(世界经典文学名著丛书. E 卷)

ISBN 7-5394-1811-7

I. 包 ... II. 雪 ... III. 汉语拼音—儿童读物 IV. H12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54977 号

世界经典文学名著 — E 卷《包法利夫人》

责任编辑: 姜晓鹏 蔡慧荣

原 著: (法) 福楼拜

改 编: 董林涛

设计制作: 雪梅工作室

出版发行: 湖北美术出版社

地 址: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B 座

电 话: (027) 87679522 87679529 邮编: 430070

印 制: 湖北省新华印刷厂

开 本: 880mm × 1230mm 1 / 32 印张: 6

印 数: 8000 字数: 110 千字 彩插: 12

版 次: 2006 年 4 月第 1 版 200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94-1811-7/H · 6

定 价: 109.00 元(全套十册) 本册定价: 10.90 元

包法利夫人

目录

第一部 平淡的婚姻生活

1. 成长中的夏尔·包法利.....1
2. 包法利先生求婚12
3. 盛大的婚礼15
4. 这不是她心目中的生活17
5. 修道院熏陶出来的人生观20
6. 包法利先生不懂爱情23
7. 这一夜,改变了她一生.....27
8. 她向往贵族生活33

第二部 刺激的婚外恋

1. 安家雍维尔40
2. 初遇莱昂42
3. 独处的感觉47
4. 包法利夫人的礼物53
5. 一颗跳动的心55
6. 莱昂离开雍维尔61
7. 罗多尔夫出现了69
8. 如此美好的一天74



包法利夫人



9. 小树林中的幽会·····	79
10. 他们中间出现了裂痕·····	90
11. 手术失败使她彻底绝望·····	95
12. 私奔·····	103
13. 罗多尔夫背叛了她·····	110
14. 莱昂又一次进入了她的生活·····	115

第三部 悲惨的结局

1. 莱昂的纠缠·····	122
2. 爱玛动心了·····	131
3. 幸福的三天·····	137
4. 幸福的背后·····	139
5. 私自变卖家产·····	141
6. 感情跌入低谷·····	150
7. 走上借钱路·····	158
8. 最后一线希望破灭·····	164
9. 爱玛走上了绝路·····	168
10. 真相大白·····	177

后记·····	186
---------	-----





第一部

平淡的婚姻生活

1. 成长中的夏尔·包法利

同学们上自修课的时候，校长走了进来，他后面跟着一个没有穿校服的新生。校长低声对班主任说：“我把这名学生交给你了，先让他进五年级。如果他的功课和操行都令人满意，再让他升到高年级吧！”

那是一个乡下孩子，十五岁左右，头发沿着前额剪得整整齐齐，就像乡下教堂里唱诗班的孩子。此刻，他规规矩矩地站在墙边，严肃的神情流露出几分拘谨。他穿着一件不太合体的黑纽扣绿呢子上衣，下身是一条黄色的裤子，背带吊得太高，露出了穿蓝袜子的小腿，脚上穿着一双钉了钉子但没擦鞋油的皮鞋。

学生们开始背诵课文，他聚精会神地听着。到两点钟铃响



世界经典文学名著丛书



• SHIJIE JINGDIAN WENXUE MINGZHU CONGSHU •

的时候，老师提醒他排在同学们的队伍里。

学生们在进教室的时候形成了一个老规矩，那就是一走进教室，就把帽子扔到靠墙的长凳底下，免得拿在手上碍事。

可这个新生没那样做。祷告结束以后，他依旧把鸭舌帽放在膝盖上。那是一顶混合式的帽子，在它上面能看到毛皮高帽、圆筒帽、水獭皮鸭舌帽及棉布便帽等多种帽子的特点，像一盘大杂烩，十分难看。更让大家感到好奇的，是他那默不作声的丑陋模样，总是显出一种令人难以捉摸的莫测高深。

班主任对他说：“站起来。”

他站起身，帽子掉在地上，全班人都笑了起来。

他弯下腰，刚拾起帽子，旁边一个淘气的学生一胳膊肘把它捅了下去，他不得不又拾了一回。

老师幽默地说：“拿开你的战盔吧！”

学生们哄堂大笑。可怜的新生羞得涨红了脸，不知道应该拿着他的鸭舌帽好，还是放在地上好。犹豫了一下，他又坐下来把帽子放在了膝盖上。

班主任又说：

“站起来，告诉大家你叫什么名字。”

新生叽里咕噜地说了一些含糊不清的字。

“再说一遍，大声点儿。”班主任命令道。

于是，新生像下了最大决心似的，扯嗓子嚷出了几个字：“查包法芮。”

“轰”的一声，教室里顿时响成一片。有人尖叫，有人跺脚，



有人模仿他的口音连叫：“查包法芮！查包法芮！”过了好大一会儿，笑声才停了下来，但吵闹声并没有终止。

直到班主任宣布要罚做大量的作业，学生们才总算安静了下来。班主任又叫新生再拼读一遍他的名字，才弄明白他叫夏尔·包法利。接着他又示意这个可怜的孩子坐到讲桌底下懒学生坐的凳子上。他站起来，可离开座位以前，又东看看西瞅瞅。

“你找什么？”老师问道。

“我的鸭……”他怯生生地说。下面又是一阵哄笑。

老师喊着：“全班罚抄五百行诗！”

这声怒吼，止住了新起的风暴。

班主任一边掏出手绢擦额头的汗，一边怒气冲冲地说：“至于你，罚你把新学的动词抄二十遍。”

然后，他又温和地说：“哎，你的鸭舌帽，回头会找到的，没人要。”

大家又安静下来，头俯在笔记本上。一些捣蛋鬼不时用笔尖弹出一个个小纸球，准确无误地打在他的脸上，可他只是擦擦脸，头也不抬，一直呆到下课。

晚上，他在自习室里，小心翼翼地拿着笔在纸上打线。他学习很认真，不懂的字就查字典。他就是靠这种努力才不留级的。尽管如此，他也只是勉强了解一些语法，用词造句并不太好。这是因为他小的时候父母为了省钱，只让本堂神父教他识字；年龄很大了，才让他上中学。

他的父亲查理·德尼·巴托洛梅·包法利先生，以前是个军医副官。大约在一八一二年，因为征兵事件受了牵连，被迫离





世界经典文学名著丛书



• SHI JIE JING DIAN WEN XUE MING ZHU CONG SHU •

职。但他长相漂亮,是个美男子,而且爱吹牛,一个帽商的女儿爱上了他。这样一来,他毫不费力地得到了六万法郎的嫁妆。结婚头两年,他靠太太的财产生活,吃得好,起得迟,用大瓷烟斗吸烟,夜晚看完戏才回家,常去咖啡馆。后来,岳父死了,没留下什么财产,他非常生气。自己创业,赚了钱,随后退居乡下,想靠土地发财,可是他不懂种田。他骑他的马,而不用它耕地;喝光了他的苹果酒;吃光了院里的家禽;用猪油擦亮他的皮鞋。家境一天不如一天,最后,他打消了发财的念头。

他拿出两百法郎,在一个村子里,设法租了一所半田庄半住宅的房子。他从四十五岁起就闷闷不乐,怪罪上天,埋怨命运,闭门不出。他说他厌恶人世,决心平平静静地过日子。

他的妻子对他倾心相爱,百依百顺,可他倒生了外心,追逐村里一个浪荡女人。夜晚经常喝酒喝得不省人事,被人从下流的地方送回家。他的妻子受尽辛苦,并不抱怨,但这件事使她的自尊心受了严重伤害。她从此很少说话,在家里不是缝缝补补,就是监督工人,忙里忙外。她的丈夫却照样终日无所事事,一天到晚都昏昏沉沉懒洋洋的,有时候还对她说些忘恩负义的话。

后来,她生了一个小男孩,就是夏尔·包法利。因为太忙,她就把他交给奶妈抚养。夏尔回到家里后,父母把他宠得像个小王子。不过,他们对孩子的教育有很大区别:父亲用斯巴达方式,从严管教,教他大口喝甘蔗酒和侮辱教堂的行为,可是这个小孩子天性温顺,辜负了他的期望;母亲总把他带在身边,教他剪硬纸板,给他讲故事。她把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希望他长大



后能干出一份事业，能够有出息。她教他读书，甚至教他弹她的一架旧钢琴。可包法利先生认为这样做不值得，认为他有条件供儿子上公立学校，以后还可以为他买一个官职。再说，一个人只要脸皮厚，总会有舒适的日子过的。

包法利夫人没有说什么，只好让孩子在村里闲逛。夏尔跟在农夫后头，拾起碎石块，赶走飞来飞去的乌鸦；吃沿河的桑葚；拿一根杆子看守火鸡；收成期间翻谷子；在树林里跑来跑去；雨天在教堂门廊玩造房子游戏；遇到盛大的节日，就央请教堂听差让他敲钟，为的是把自己吊在粗绳子上像荡秋千一样来回摆动。他觉得这样做很好玩。

日历在纷飞，岁月在流逝，夏尔渐渐长大了。他长得如同一棵橡树，手臂结实，肤色健康。

十二岁那年，母亲请教堂牧师做他的启蒙老师，可是上课时间短，又不固定，起不到什么作用。不能让小包法利再这样下去了，母亲下定决心，要把他送入学堂。父亲此时也感到了惭愧，接受了妻子的建议，准备送孩子去上公立学校。又过了一年，父亲把他送进了卢昂中学。

夏尔是一个性情温和的男孩子，很遵守学校的纪律，游戏时间玩耍，自习时间用功，在教室里听讲，在寝室里睡觉，在餐厅里就餐。他的家长代理人是手套街一家五金批发店的老板。每个月里有一个星期天，他会关上铺子把孩子从学校接出来，带到港口散散步，看看船只；然后，一到七点钟，在吃晚饭以前，就把孩子送回学校。每星期四晚上，夏尔会给母亲写一封长信，随后就温习历史笔记，或者读一本《阿纳喀尔西斯》。散步的时候，他总



世界经典文学名著丛书



• SHIJI JINGDIAN WENXUE MINGZHU CONGSHU •

和那个乡下来的校工聊天。

由于很用功，他的学习成绩一直接近中等。有一次他考博物课还得到了老师的表扬。到第三学期，父母叫他退学学医，相信他靠自己的努力能取得学位。

母亲到罗释克附近相识的染匠家给他挑了一间房子，并买了一些家具，随后在那里陪他待了一星期，再三叮嘱他正经做人，这才回到乡下。

为了替他节省开支，他的母亲每个星期都托信差给他送来一块烤牛肉，中午他从医院回来用它就午饭吃。接着他得跑去上课，去梯形解剖室，去救济院，晚上又穿过全城一条条街道，回到自己的住处，然后他坐在炉火旁，开始学习。

医学的课程很难，小包法利很难听懂。可是他很用功，记了很多笔记。时间长了，他渐渐地变懒了：学会了逃课，养成了坐酒馆的习惯，还学会了几个小调，唱给女伴们听，最后他还学会了谈情说爱。

头一次医生资格考试他完全失败了。在父母的压力下，他不得不重考。这次，他埋头用功，坚持不懈，用尽全力终于通过了考试。父母很高兴地大摆了一场酒宴。

父母又找机会把他送到托斯特行医，还给他娶了一房媳妇。那是一位一年有一千二百法郎收入的四十五岁的寡妇，叫埃洛伊丝。

虽然这位寡妇长得丑，满脸疙瘩，骨瘦如柴，可她有一千二百法郎的年收入，想娶她的人还真不少。包法利的母亲费尽心



机，才把她弄到了手。

结过婚，夏尔以为他可以自由了，可以随意行动，随便花钱了。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当家做主的是他太太。他在别人面前被迫只能说这些话而不能说那些话；还要顺她的心思穿衣服，照她的吩咐逼迫不付钱的病人；更恶劣的是，她还偷偷拆他的信，听他在诊室给妇女看病。

她每天早晨都要吃巧克力，要他没完没了地疼爱她。她老是抱怨神经痛、胸闷，说脚步声吵了她。人都走开了，她又嫌寂寞；回到她身旁，她又说是为了看她死。夏尔夜晚回来，她从被窝底下伸出瘦长的胳膊，搂住他，向他诉苦，说他一定是忘记她，爱上了别的女人！还说别人早就说过，她的命苦。说到最后，为了健康，她向他要一点儿甜药水，还叫她再多给他一点儿爱情。

一天夜晚，大约十一点钟，有人吵醒了他们。一个男子带来一封信，请夏尔立刻去贝尔托田庄接一条断腿。从托斯特到贝尔托走小路也有六法里的路程，夜晚很黑。埃洛伊丝担心丈夫出事，决定让送信人先走，等三小时后月亮升起，夏尔再动身。

早晨四点钟左右，夏尔披好斗篷出发了，一边走一边回忆他知道的种种接肢方法。过了好长一段时间，天有点蒙蒙亮了。苹果树上栖息着小鸟，晨风料峭中，它们敛起小小的羽毛。平原展开，一望无际。远处的村庄被树木远远隔开，在这灰灰的广大地面上，形成若干黑紫点子。夏尔不时眨巴眼睛，感到精神疲惫，坠入一种昏沉沉状态。新近的感觉和往事回忆混淆到了一起，他觉得自己成了两个人：是学生，又是丈夫。有时像刚才那样躺在床上；有时又像以前那样走过动过手术的病人的病房；他





似乎还能听见床的铁环在帐杆上滑动，他的妻子在睡觉。走过法松镇，他看见沟沿旁的草地上坐着一个小男孩。

小男孩问他：“您是医生吗？”

夏尔回答：“是。”

小男孩立刻在前面带路。路上，孩子告诉他，鲁奥先生是一位富裕的农民，昨晚从邻居家回来摔断了腿。他的妻子两年前已去世，只有他唯一的小女儿爱玛在照顾他。

他们来到了贝尔托。小孩钻进篱笆窟窿，进到院子里打开栅栏门。这就是鲁奥老爹的农庄，一个看上去很殷实的田庄：几匹肥壮的耕马在安静地吃新槽里的草料；五六只孔雀在母鸡和火鸡中啄东西吃；羊圈很长，谷仓很高，墙壁像人的手一样光滑；车棚底下放着两辆老大的板车，四把犁，全套马具；院子中种着行列整齐的树木，池塘边上，传来了鹅群嘎嘎的欢叫声。

一个年轻女子，穿着镶了三道花边的蓝色长裙，来到门口迎接包法利先生，请他走进厨房。那里火烧得正旺，伙计们的早饭都在炉子四周大大小小的罐子里煮得沸腾。在壁炉里面烘着几件湿衣服；铲子、钳子和风箱都特别大，像光滑的钢一样锃亮。沿墙放着许多金属质厨房用具，它们在玻璃窗口照进的晨光里，映着炉火忽强忽弱的火光。

夏尔上楼去看病人，看见他躺在床上，盖着被子出汗。这是一个五十多岁的矮胖子，白皮肤，蓝眼睛，额头光秃秃的。他不时地喝一口烧酒给自己打气，见到医生，他不再咒天骂地，开始轻轻地哼唧起来。



腿伤很简单，夏尔做得非常顺利。他让人在大车棚底下找来一捆板条当夹板用。女用人拆开床单做绷带；爱玛小姐试着缝一个小垫子。父亲嫌她找针线盒找久了，不耐烦地说了她两句。她没顶嘴，不过她一不小心扎破了手指头，马上放在嘴里吮吸。

夏尔看到她的指甲很白净，亮晶晶的，很美，比象牙还洁净。不过，她的手并不好看，关节瘦了一点，周围的线条也不够柔和。她的眼睛是全身最美的地方，棕黑的睫毛下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看起来很坦然，天真而又大胆。

包扎完后，鲁奥先生邀请他吃点东西再走。

夏尔随爱玛小姐下楼，来到底层客厅。这里有一张小桌子，放着两副餐具和几只银杯子。墙角地上，堆放着好几袋小麦。它们是由于附近的谷仓装不下才放过来的。谷仓足足有三层石头台阶那么高。厅的墙上绿色油漆都剥落了，为了装饰房间，在墙当中用钉子挂着一幅智慧女神的头像，用铅笔画的，装在镀金的框子里，下面用哥特字体写着：“送给我亲爱的爸爸。”

他们边吃边谈。开始他们谈医学，接着谈天气，谈夜间田野里奔跑的狼。从谈话中，夏尔看出爱玛小姐在乡下过得不怎么开心，尤其是现在，偌大一个农庄只有她一人看管。

客厅里很冷。她冻得直哆嗦。这样便露出了她厚厚的嘴唇。不说话的时候，她总是轻咬嘴唇。

她的脖子从白色的翻领里伸出来，头发在头顶自然向两分开，在脑后挽成一个很大的发髻。夏尔医生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发型。她像男子一样，在上衣两只纽扣中间，挂着一只玳瑁





夹鼻眼镜。

夏尔上楼向鲁奥老爹辞行，然后又回到客厅。他看见爱玛小姐正站在客厅前向园子里眺望。

她回转身问道：“你在找什么东西吗？”

“我找我的马鞭。”他回答说。

他开始寻找起来。爱玛小姐看见马鞭掉到小麦口袋和墙壁当中的地上，就弯下身子去拾。夏尔为了表示殷勤，也伸出胳膊去拾。他感到他的胸脯擦过在他底下的爱玛小姐的后背。她站直身子，满脸通红地把马鞭递给了他。

夏尔原来答应三天以后再来看鲁奥老爹，可是第二天他就来了。以后他按时一星期来两次，还不包括顺路的意外探望。

四十六天以后，鲁奥老爹试着可以独自行走了。大家都开始把夏尔医生看作是一位医术高明的人。他们甚至认为，卢昂第一流的医生也不如他。

夏尔并没有想过为什么他会这样高兴到贝尔托来。他去的时候，总是一早起床，擦干净脚上的鞋，戴上黑手套。看到自己到了鲁奥老爹的院子里，感到转动的栅栏碰到他的肩膀，他就兴奋。他喜欢鲁奥老爹拍着他的手称他为救命恩人，喜欢爱玛小姐的鞋发出的格格的声音。每次她都把他送到第一级台阶，他的马还没牵出来，她就站在那儿。他们互相告别之后，就不再说什么了。大风围住了她，吹乱了她的长发，或者摇动着她腰间围裙的带子。带子扭来扭去，像小旗子一样。有一次，正是解冻期，院子里的树皮在渗水，层顶上的雪在融化。她到了门口，又



转身找来她的小阳伞，打开了它。伞是闪色绸做的，阳光透过，动动闪闪，照亮了她脸上雪白的皮肤。这时能听见水珠一滴一滴地落在绷紧的绸伞顶上的声音。

夏尔经常去贝尔托，埃洛伊丝总要问问病人的情况替他记账。可是等到她知道鲁奥先生有一个女儿以后，便到处进行调查。她了解到爱玛小姐受过良好的教育，琴棋书画无所不通。突然，她明白了为什么丈夫每次去贝尔托时心情都那么舒畅，即使刮风下雨也要穿上他的新背心，不怕它被淋坏。

她恨他，说一些刺耳的话挖苦他。鲁奥老爹的伤已经好了，他还是殷勤地往那儿跑，这是因为那儿有他的心上人，他爱的就是这个，他要的是城里小姐！她说：“鲁奥老爹的女儿，一位城里的小姐！提也别提！她的祖父是个放羊的。她有一个远房亲戚跟别人争吵，动手打了人，差一点儿被送上法庭。她那样神气活现，星期天穿了绸裙袍上教堂，像个伯爵夫人似的，真是虚伪！还有那个可怜的老头儿，要不是去年油菜丰收的话，连早先欠下的钱都还不出来。”

夏尔被她吵烦了，就不再去贝尔托。埃洛伊丝又是哭，又是吻，然后让他发誓不再去那里，他只好依从，可是他心里想去那儿的愿望愈来愈强烈了。埃洛伊丝越来越难看，变得瘦骨嶙峋，一年四季都披着黑色的小披肩，灰袜子上交叉着大鞋子的带子。

开春的时候，埃洛伊丝的财产保管人带了他事务所的全部现金逃跑了。这一下，埃洛伊丝露底了：当年吹嘘的大约有六千法郎的船股，还有一座房子，其实也不过只有一千埃居。她一直在骗人，可恶的婆娘！老包法利先生生气地摔碎了一把椅子，并





且和他的妻子来这儿大闹了一场。这对埃洛伊丝来说是一个致命的打击。一个星期以后，她在院子里晾衣服时，突然吐了一口血，第二天就死了。

葬礼的一切事情全部结束以后，夏尔回到家里，看见妻子的裙袍还挂在卧室里，于是他背靠着书桌，沉浸在痛苦之中，一直等到天黑。不管怎样，她毕竟深爱过他。

2. 包法利先生求婚

一天早上，鲁奥老爹来了，他给夏尔送来诊费，还有一只火鸡。他知道了这个不幸，就竭力安慰他，说：“我和你一样，也经历过这种事。当初妻子去世的时候，我一个人跑到野外，又哭又喊，想一死了之。看到别人和媳妇在一起搂搂抱抱，亲亲热热，我就拿手杖死命捶地，几乎要发疯了。后来，随着时间的流逝，过去的事情越离越远，越埋越深，我现在也活得好好的。既然这是我们共同的命运，就不该消沉，因为别人死了，自己也不想活了……包法利先生，要振作起来，事情会过去的！我的女儿经常想到你，我们陪你一起到树林里打兔散散心吧！”

夏尔听了他的劝告，又去了贝尔托。他发现一切都和以前一样，只是鲁奥老爹不再躺在床上，能到处走动了。鲁奥老爹对医生百般体贴，就像对待病人一样，给他一些清淡的食品，给他讲一些故事。不料，夏尔听到他讲的故事，居然笑了，但一想到亡妻，他又伤心了。直到送上来咖啡，他才不再想她。